

野鹿荡：六位老人的“理想国”

(上接2版)

野鹿荡的浅滩上，竖着很多木桩，停着歇息的鸟儿。“那是陶老临终前送来的鹤桩，他说看到鸟儿归来，就是他回来了。”野鹿荡工作人员刘秀蓉说。

陶鹤鸣，广东人，原厦门大学老师，野鹿荡第二任总干事。老人生活简朴，2013年来到野鹿荡时72岁，在这里待了4年，积劳成疾，2018年去世。

临终前，老人托人送来4000多根木头，用于插在浅水湾供大型鸟类站立栖息。

“陶先生，我给你在野鹿荡立个石碑吧。”马连义说。

“不用、不用，我不会离开野鹿荡的。以后每天傍晚的时候，你们看到成群的鸟儿归来，站在了木桩上，那就是我回来了。”陶鹤鸣因病而声音喑哑，但话里满是不舍和眷恋。

倪光保，福建宁德人，沿海文物收藏家，中风后仍坚持在野鹿荡参与管理，2019年病故。老人因病不能说话，只能用手势或微信和人交流。

“地面是古长江入海口，天空繁星璀璨，中间鹤舞鹿鸣，万类霜天竞自由，这里是我多次梦见的地方。”2016年，倪光保来野鹿荡考察后，就留了下来。

“200公顷啊，这是一幅宏大而鲜活的水彩画。我收藏文物一辈子，唯此画价值连城。我们一定要保护、修复、珍藏好。”老人带来了资金，送来了重达数吨的古铁锚、古铁链，在这里度过生命的最后3年。

六位老人，来自全国各地。为了共同的理想，为了共同的情怀，他们来到了野鹿荡。

野鹿荡建设管理公司法人程同福，是大丰上海老知青，他投身建设野鹿荡回报第二故乡。

“野鹿荡是世界遗产地的极致美学的样本。”上海某摄影品牌创始人周惠良，被这片神奇土地深深吸引，出资3000多万元，是野鹿荡建设的主要投资人。

李庆虎，天津人，年轻时曾担任中国驻外首都大酒店总经理，回国后参与创建了江苏工业大学，是野鹿荡首任总干事。“野鹿荡人月双清，是我的精神寄托。”他这样感叹。

“为创办野鹿荡，我们几乎倾其所有。”马连义说。这群“归来仍是少年”的理想主义者，将自己的经历写在了这片土地上，创造了一个留给子孙后代的美丽奇迹。

星空“守护者”

暗夜蔓延，万籁俱寂。抬头仰望，浩瀚的天空中，月光皎洁，星河璀璨。

野鹿荡方圆40平方公里内没有光污染，夏季银河明朗，冬季猎户星座清晰，平均全年可观察星空天数达238天，是继西藏阿里、那曲之后，中国第三个暗夜星空保护地。

“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，没有地上的生态保护，暗夜星空保护就是一个幻想。”马连义说。2019年，全国首届暗夜星空保护大会在野鹿荡举办，发布《中华暗夜星空保护盐城宣言》。2020年9月，野鹿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(IUCN)列入世界暗夜星空保护地。

“黄海西岸一古船，繁花野草满天星。”为了营造古长江北入海口诗意氛围，马连义团队在野鹿荡白茅岛上，撒了数十万茵陈草籽，既种了草又繁殖了萤火虫。每当夏秋之夜，白茅岛上数以亿计的萤火虫和天上的繁星遥相呼应。

2021年，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在野鹿荡出土了238件微体化石，包括有孔虫、介形虫、孢子花粉等，确认了古长江北入海口地标。

创建国家授时中心北京时间野鹿荡观察站；建设南黄海野草种子基因库；成立国际湿地学校……野鹿荡日渐成为一座基于自然的“科学岛”，着力打造空间、时间、地理、生命、文化为一体的新概念生态文化保护区。

“野鹿荡通过天上、地下的结合，滋养着中间的人，让我们的诗和远方有了落脚点。”盐城黄海湿地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韩雅丽说。

在马学义看来，野鹿荡的存在价值，就是讲述与践行盐城世界遗产地潮间带文明。他在旷野创办大自然讲堂，义务讲课206场次。“盐城许多学生考上大学，我们会赠送给他们野草种子，让这些自然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。”

让马老高兴的是，从小跟着他在野鹿荡做志愿者的外孙陈修安，去年被江苏省少年科学院聘为少年院士，他的课题就是“野鹿荡野草种子田野调查”。

马连义说，他们能做出的努力微乎其微，更多是守护对大自然的敬畏。“现在我的子孙都在参与保护行动，愚公移山，祖祖辈辈是没有穷尽的，对大自然的保护是没有穷尽的，就这么坚守下去，也是一种幸福。”